

■ 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马理实学思想发微

许宁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明代马理继承了张载关学崇实尚朴的宗旨, 务为笃实之学。在实体论上, 他肯定“太虚即天”的真实无妄, 从而批评了佛老的虚无本体论; 在实修论上, 主张躬行践履和实证实修的身心工夫, 力图避免阳明后学的弊病; 在实功论上, 强调以礼淑世, 化民成俗, 在讲学中重建精神文化价值, 并主持编纂《陕西通志》, 发挥修史资政的积极作用。马理的实学思想内容丰富、特点鲜明, 在明清实学思潮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马理; 实学; 实体论; 实修论; 实功论

中图分类号: B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6)04-0110-04

收稿日期: 2015-04-20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014C10); 陕西“人文英才计划”(2014)

作者简介: 许宁, 男, 安徽合肥市人, 哲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黄宗羲称许三原学派“多以气节著, 风土之厚, 而又加之学问者也”^{[1]158}。作为明代三原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马理承续关学崇实尚朴的为学宗旨, 重视实功、实事、实用、实利, 体现了“崇实黜虚”的实学取向。故而《四库全书总目》称赞马理“务为笃实之学”^{[2]1575}, 这是极为精辟的见解。遗憾的是, 在明代哲学史以及明清实学思潮的相关研究成果中, 马理实学思想的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充分的研究。笔者在点校整理《马理集》的基础上, 尝试就马理的实学思想略作展开, 从实体论、实修论和实功论三个层面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实体论: 真实无妄

学界一般认为张载是实学思想萌芽时期的学者, 是实学观念最早的奠基人之一。张载继承荀子、王充等古典气论, 在本体论层次上加以论证。“太虚即气, 则无无”^{[3]7}是张载实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一方面, 张载认为“太虚”是“气”的本然状态, “气”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形态(客形), 如“太虚

无形, 气之本体, 其聚其散, 变化之客形尔”^{[3]7}; 另一方面又肯定“太虚”与“气”是相即不离的关系, 如“气之聚散于太虚, 犹冰凝释于水, 知太虚即气, 则无无”^{[3]8}。在张载看来, “太虚”具有天地本原的形上意义。“虚者天地之祖, 天地从虚中来。”^{[3]326}“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 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凡有形之物即易坏, 惟太虚无动摇, 故为至实。”^{[3]325}“太虚”无形且抽象, 既是真实存在的万物本原, 又是天地万物消散复归的终极状态, 并非绝对虚空, 而是内在包含了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至实”。

在张载“太虚即气”命题的基础上, 马理明确提出“太虚即天”的命题, 凸显了关学本体论的实学取向。正因为“太虚者, 天之实也”^{[3]324}, “由太虚, 有天之名”^{[3]9}, “太虚”与“天”构成二而一的关系, 属于异名而同实。天又称乾或乾元, 又称天道, 天是最根本、最真实的存在, 是世界万物的形上依据, 因此具有“虚”的特性。大畜卦下卦为乾, 上卦为艮, 为山中之天之象, 故马理认为“盖太虚即天, 凡山中地上虚而通气者即天”^{[4]99}。“太虚”

即是天,而天道是真实无妄的。马理指出“盖乾者,健也,天理真实无间之谓。”^{[4]7}“真实无妄,天之道也。”^{[4]95}同时天又兼有“通气”的特性,通过气的聚散变化体现出来。“山,阳物也……中虚而通泽之气。”^{[4]117}真实无妄的天道需要通过阴阳之气得以豁显和呈现,同时阴阳之气的氤氲消长又使得天道的真实无妄获得进一步的确证,这就是“太虚”与“气”相即不离的真正意蕴:

盖乾有至健不已之理,而含乎至健不已之气。^{[4]9}

阴阳者,气也,形而下者也,一阴一阳寓于气之中;非气而为气之主者,理也,形而上者也。^{[4]242}

各正定其性命之理以主乎气,各会合其冲和之气以含乎理。^{[4]10}

在他看来,天道有理有气,从形而下层面指称阴阳之气,认为气的聚散攻取都属于现象,而莫不体现理的本质,这就是“气合乎理”;究其发动流行的枢纽和主宰,应当从形而上层面去寻求,即理(天、太虚)构成了阴阳之气的本原和本质,这就叫做“理主乎气”。

不仅天道如此,人道亦然。“与物无妄之理,天使命也;在人则为心之理,即天所命也……盖命之无妄,本乎无极、太极之理;人心之无妄,本乎尽性至命之诚。”^{[4]95-96}马理的实体论在“天使命”的层面上表述为“真实无妄”,在“天所命”的层面上表述为“至诚无妄”,是天道下贯人道一体平铺的。“盖天命与物为性而赋之形,圣人俾物践形而尽其性,皆至诚无妄之道也。”^{[4]96}人秉承天道之实理,转化为大中至正的实德(诚),而内在的实德(诚)则有效保证了人的视听言动合乎儒家伦理的要求,从而彰显“履正笃实”的价值意蕴。

马理指出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无妄”(“至诚无妄”)是儒学的理论基础,恰恰构成了儒家与佛老的本质区别。在马理看来,佛老的弊端之一是以形色天性为累“人有形色即天性之所在。吾尽性则形践,形践则身修,身修则家国天下可齐治而平矣。……岂异端之流以形色为累,所谓玄空之学者耶?”^{[4]93}他以人伦日用的真实性否定“以形色为累”的虚幻性,从儒家修齐治平之实学的视角批评佛老的玄空之学。

佛老的弊端之二是以静笃定止为法“无妄之理,不易明且复也,必尽心知命而知天。斯明其理之正,必诚意正心而知中,斯免其妄之失矣。不

然……为达磨面壁之学……老氏之静笃,释氏之禅定……虽自以为至诚无妄,实皆匪正而妄也。”^{[4]96}在他看来,佛老不明无妄之理,“失正则妄”,所以就产生了“无妄之妄”、归于虚妄的本体论。这样,显然就与佛老“以山河大地为见病”“诬世界乾坤为幻化”^{[3]8}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佛老的弊端之三是阴阳失和为道。太虚(天)本体内在包含了阴阳交互反复的规律“盖造化之道,阴阳消息而已。”^{[4]230}“阴阳消息天之道,息而消,消而息,反复其道。”^{[4]92}造化就是循环不已、生生不息的天道,即是阴阳、动静、消息和盈虚的变化之道。马理批评佛老“知阴而不知阳,知潜而不知见,知虚而不知诚”^{[4]10}。佛老之徒往往以虚无为体,走向静笃禅定,忽略了万物的阴阳交泰与生成日新。“学老氏者曰‘吾能驻景而不死’;学佛氏者曰‘吾能涅槃而不生’。是欲阳而不阴,阴而不复阳也,有是理哉?”^{[4]11}“或孤阳而无阴,孤阴而无阳,或阴合而阳离,败俗而乱常,皆非和之道也。”^{[4]357}从反面凸显了儒家重视阴阳互补、天人共生的价值取向。

正是在维护儒家道统的意义上,马理高度表彰程朱“体认宗旨之真,持守斯道之正,续孔孟既坠之绪,辟佛老似是之非”^{[4]322}的历史性贡献,在实体论的层面上高扬了张载关学的实学精神。

二、实修论：实践其仁

马理肯定本体与工夫的统一,重视由实践工夫而达至本体,主张切实践履,随处用力。“惟其有体,故能有用,二者并行而不相悖者也。”^{[4]605}君子“不徒居之善,又实践其仁,以发所志”^{[4]63},因而工夫的推扩过程,也即是本体的践履发用,致力于打通本体与工夫。他还指出“敬非只是闭门叉手静坐,要在随事谨恪做去。若只闭门静坐,即是禅学,有体无用。”^{[4]604}敬并非闭门静坐的修养工夫,而是在人伦日用中的践履和证验。马理将那种主张静坐修养工夫的禅学化倾向斥之为“有体无用”。儒学的真精神应当是体用一源的,能够切实在身心上用力,自然可以产生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效用。正如马理所指出的那样“吾儒果真有体无用者哉?但不能用力于身心之学故耳,果能用力于身心之学者,则天地可位,万物可育,于天下国家何有乎?”^{[4]604}马理在参加进士考试时,试题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为问,马理认为真德秀的观点是“止于齐家,不知治国平天下皆本于慎独工

夫”^{[4]164-165} 给予坦率的批评,结果被降等录取,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宋儒耽于本体、忽略工夫取向的忧虑。

马理亦从修养工夫层面对阳明学提出了批评“夫良知者,即孩提之童,良心所发,不虑而知者也,与夫隐微之独知异矣。与夫格致之后至知,则又异矣。其师曰‘此知即彼知也。’又以中途有悟,如梦斯觉为言,此真曹溪余裔。其师如此,徒可知矣。”^{[4]322} 由此可见,马理把知区分为三种:

一是童蒙良知,语出《周易·蒙卦》。“童蒙之时,但有良心而已,未有物交之害也。”^{[4]61} “童蒙之人,纯心未失,因其纯而养之以正,则纯而诚,诚而明入于圣矣。”^{[4]29} 此童蒙良知乃是人心未与物交、未受后天习染的本然状态,但马理强调童蒙良知不假思虑,并非现成,而是唯有通过充养发用的工夫而成为仁义道德的善端和萌芽。

二是隐微之独知。语出《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5]25} 马理指出“存心于隐微之际,于以践形尽性以修其身”^{[4]92},“省察于隐微之际,而防其邪私;戒惧于至静之时,而存其实理”^{[4]13}。在马理看来,隐微之独知强调践形尽性、存心省察的道德践履工夫,这乃是“尊德性”的路向。

三是格致之知。语出《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至知”^{[5]6}。程颐认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朱熹训“格”为至、为尽,训“物”为事,至谓究至事物之理,主张格物即是穷理。因此,格致之知即是学习后天知识,主张通过读书而明道穷理,这乃是“道问学”的路向。

王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意”(“意之所在便是物”),故而“格物致知”即是“诚意正心”,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6]250-251}

对此,马理指出,若把先天童蒙良知与隐微之知、格致之知相混淆(“此知即彼知”),忽略儒学的道德内省和知识见闻的工夫进路,就会使阳明学有滑入禅学的危险。正如王廷相所言“儒者以虚静清冲养心,此固不可无者,若不于义理、德性、人事,著实处养之,亦徒然无益于学矣。”^{[7]833} 马理与薛应旂讨论阳明学之弊时指出“今所在横议,谓圣可立至,书不当读而猎狂自恣,攘窃矫诬,盖

又甚于杨墨矣,实自王伯安倡之也!”^{[8]卷6} 马理认为阳明学提倡不由读书而成圣,这种危害甚于杨墨,脱离工夫而放言所谓“圣可立至”却是虚语空谈,只有通由切实的身心修养工夫而达至良知本体。

可见,马理对于真德秀和王阳明的批评是基于能不能于身心上切实体究,真实践履,由此也凸显了其重视实修、实践的工夫论致思。

三、实功论:实体行用

明代中期以后,内部权力斗争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和外患侵扰对统治集团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宸濠之乱和倭寇之乱暴露了明王朝深刻的社会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理看到“今海内官无善政,邑无善俗,人无善心,民穷而盗起,兵耗而备弛,譬若岩墙而无基,是之谓危”^{[4]261},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反省,斥责“有体无用”的虚学,反对“无其德而妄有作为”的妄用,大力倡导“体具用周”的实学,称之为“有实为体,能行为用”^{[4]182},对封建、户役、兵防、治边和用人等时政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构想,体现了其强烈的经世意识。

马理的实功论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以礼淑世。马理按照张载“以礼为教”的致思取向,肯定礼源于天地之自然,遵循“合同之妙”,强调观其会通,重视《吕氏乡约》的化民成俗作用。“至于有为之际,则动以克己复礼为事,非其礼也,则弗以履焉”^{[4]127},堪称躬行礼教的人格表率。在他看来,礼不仅是个体德性修养切实提升的有效保障,而且是经国济世的根本途径。在明代著名的“大礼议”事件中,马理认为明世宗应当尊奉正统,以孝宗为皇考,继统不继嗣,结果受到明世宗的责罚。马理指出,充分发挥“以礼淑世”的教化功能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以至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莫不有礼。上下无以辨也,以礼辨之;民志无以定也,以礼定之,则天下寡过而治可常保之也。”^{[4]48} 他强调“以礼淑世”,肯定礼乐“定民之志,和民之心”的教化作用。

二是讲学经世。马理平生五仕五已,出仕不一二年罢归,归家即开馆讲学,传道不辍。李开先评价道:“(先生)自筮仕以至谢政,无一日不讲学。”^{[4]623} 他先后讲学于弘道书院、京师宝庆寺、嵯峨书院和商山书院。正德十五年(1520),马理辞官回乡,督学唐龙为他建造嵯峨精舍,称赞先生得

“关洛真传”，为当今硕儒，教学以主敬穷理为基本内容。唐龙对书院讲学之盛况作了如下的描述：“三原马子伯循，诵先王之法，希圣贤之轨，典刑所昭，风声斯被。其诸弟子员振衣承响，喁喁以从，其集如云，其立如林……美矣哉！马子之为教也，乃作而言曰：化以教善，德以学成。”^[9]卷1《岐嶷精舍记》嘉靖二十二年（1543），马理70岁时归隐商山书院，由于其巨大的感召力，问学者云集，缙绅过访，应之不倦。有明一代，关中不乏如马理这样致力于讲学经世的儒者，如冯从吾、李二曲等力图重建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系统，实现“匡时艰”“明学术”“正人心”的社会教化。

三是修史经世。马理主持编辑《陕西通志》，反映了事必考征、学贵有用的为学宗旨。在马理的主持下，《陕西通志》的编纂自嘉靖二十年（1541）三月开始，至二十一年（1542）十一月完成，约1年9个月。该书共40卷，分土地、文献、民物、政事四纲，下列包括星野、山川、疆域、建置沿革、水利、兵防等28目，共约190万字。马理广泛查阅史籍并加以考证，匡谬正俗。他在《陕西通志序》中指出：“昔所迷者，皆辨而著之……史既舛谬，志益踵讹，悉加正焉。”^[4]²⁶⁷书中还通过绘制天文、地理、山川、城池等相关图画，展现了陕西富有特色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提供了丰富珍贵的

历史资料，被视为明代最有价值的一部陕西省志。

马理的实学思想包含了实体论、实修论和实功论，既继承了传统儒学的经世精神，又发挥了张载关学的实学特质，对于明代中期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就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丰富了明清实学思潮的内涵，在明清实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黄宗羲. 明儒学案[M].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 永瑤,等. 四库全书总目: 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张载. 张载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 [4] 马理. 马理集[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 [5] 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6] 王守仁. 传习录: 中卷[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 [7] 王廷相. 王廷相集: 第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8] 薛应旂. 薛子庸语[M]. 明隆庆刻本.
- [9] 唐龙. 渔石集[M]. 明嘉靖刻本.

【责任编辑 杨 军】

Research on Practical Learning of Ma Li

XU N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In the Ming Dynasty, Ma Li inherited and expanded the gist of Zhang Zai's theory which had definitely simple style of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ential ontology, Ma advocated the realness of "Taixu is heaven", thus he criticized the nihilism ontology of Buddhism and Tao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self-cultivation, Ma proposed the methods of acting on Confucian moral rules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efforts. He tried hard to avoid the theoretical disadvantage of Wang Yangming's followers. On practical effects, he emphasized "change society with rites" and civilized people by education and persuasion. He tried to re-structure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values through his lecture activities. Besides, he handled the compilation of *Shaanxi province chorography*, which played the positive political effect. Practical learning of Ma Li had rich content,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showed great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Ma Li; practical learning; existential ontology;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self-cultivation; the theory of practical effect